

王民信

高麗史

研究論文集

王民信 著



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高麗史



01464660

收錄的十二篇論文，是從王民信諸多高麗史研究論文中挑選出來的。其中，九篇曾刊載於學術期刊或收錄於論文集中，三篇則為從未發表過的文章。內容方面，以高麗與蒙古、高麗與契丹之間的「拒」「合」複雜互動關係為主，另選輯了關於高麗史中的女真三十姓部落的考證；《檀君世紀》、《東史世家》撰述意義的討論；元好問選編之《唐詩鼓吹》朝鮮刊本的探究……等。尤以未刊稿〈高麗與契丹關係研究〉一文，篇幅占本書四分之一強，是針對該主題極有價值的完整論述。

本書將作者一生的高麗史研究精選彙集於一冊，各篇論文雖字數長短不一，但皆可見作者擅長之細膩考證功力，既彰顯出作者對此議題的研究概要，亦能使讀者一次獲得作者高麗史研究方面的精華。

GPN : 1009904292

定價：新臺幣 450元

ISBN 978-986-02-5909-4



9 789860 259094



臺大出版中心
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王氏序

志卷第十二

高麗史

研究論文集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王民信高麗史研究論文集 / 王民信著 ; -- 初版 --

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 ; 臺大發行, 2010.11

面 ; 14.8 * 21公分. --

ISBN 978-986-02-5909-4 (平裝)

1. 韓國史 2. 中古史 3. 文集

732.233

99023921

王民信高麗史研究論文集

作 者 王民信

總 監 項 潔

執行編輯 湯世鑄

文字編輯 孫德銘 美術編輯 于乃燕

發行人 李嗣涔

發行所 國立臺灣大學

出版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

法律顧問 賴文智律師

印 製 茂滋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年月 2010 年 12 月

版 次 初版

定 價 新臺幣 450 元整

展 售 處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

<http://www.press.ntu.edu.tw> E-mail : ntuprs@ntu.edu.tw

臺北市 10617 羅斯福路四段 1 號

電話 : 2365-9286 傳真 : 2636-6905

臺北市 10087 思源街 18 號澄思樓一樓

電話 : 3366-3993 轉 18 傳真 : 3366-9986

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電話 : (02) 2518-0207

臺北市 10485 松江路 209 號一樓

國家網路書店 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
ISBN : 978-986-02-5909-4

GPN : 1009904292

著作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羊 138

序言

先夫王民信，早年師從遼金元史大師姚從吾教授，因而對邊疆史有一份特殊感情，撰寫的研究論文多以吐谷渾、唐、宋、遼、金、元、高麗以及西夏為題。或為緬懷故土，或為治史所需，自 1989 年開放大陸探親後，民信得以前往大陸親臨「邊疆」實地。每年前往，未曾間斷，足跡遍及東北、塞北、內蒙、青海、新疆、絲路、承德和呼和浩特……，每次回來，皮箱裡總是裝得滿滿的一大箱史料和書籍。這些書籍材料，都是他的寶貝。

民信的生活一向簡樸，從不考究吃穿，買書卻是他的最愛。1960 年代，臺灣關於中國邊疆的史學資料有限，收入不多的他，會用幾個月的薪水去買想要的書。幾十年下來，家裡從書房、客廳、臥室到陽台，舉目所見全都是書。

公餘之暇，民信除了和朋友往返、爬山、唱歌外，最大的樂趣就是看書和寫作。他的書桌，總是攤滿了翻開的各種古籍書刊，書中間還夾著許多標籤，雜亂地堆疊在一起。看似一片混亂的書桌，在他心中卻自有秩序。那是他的世界。

1989 年，民信退休之後，只要在家，總見他伏案寫了又寫、謄了又謄，從沒說累。有人邀稿，就把適合的文章稍加整理以發表，其他研究則繼續收存於抽屜，有的一放幾十年。山友羅聯添教授，常感嘆時光飛逝，每每提及整理文稿的事，民信也深有所感。生前最後幾年，他更是不停地修訂舊作，希望能彙集成冊。

1996年，兩個小孩分別出國，為了和孩子通訊方便，我開始學電腦。那時，他曾希望我能幫他將文稿打字輸入電腦。我說：「自己學會輸入，還可省了校對的功夫，不是更好！」可惜他以眼睛不好為由，一直沒用電腦，再加上不麻煩人的個性，此後再也沒提要我打字存稿的事。我們因工作不在同一領域，除基本的生活交集之外，各有空間，他忙他的、我忙我的。不知九年後，這竟成了我心中的一大愧疚。

2005年7月6日，民信因心肌梗塞驟然辭世，留下藏書近五千冊及許多文稿。藏書中，很多是兩岸交流後從大陸帶回的珍愛寶貝；文稿更是他數十年研究的心血結晶。感念他一生治史情懷，我遵其遺願，於2006年4月27日將藏書與文稿全數捐給他一生與共的臺灣大學圖書館。感謝臺大圖書館前館長項潔教授同意，將藏書、文稿設專櫃典藏。臺大圖書館已有的重複書籍，則由臺大舊識齊益壽、洪國樑兩位教授推薦，轉贈世新大學。相信這兩所學校會善待他的愛書，讓它們發揮最大功用。

為了捐贈民信的文稿，我著手整理，其中有的是已刊稿，有的是未刊的手寫稿。眼見這一疊疊將近六百萬字的文稿，真是千頭萬緒，不知從何下手。我只好先按照文章內容分類歸屬，再依文章標題排列，一份份掃描成圖檔，輸入電腦。掃描時翻閱文稿，其中有的註明了定稿日期；有的註明了日期但沒有「定稿」兩個字；有的雖沒寫日期，但似乎是已經完稿；還有尚未完成或因掉落而不知該如何歸屬的零星章節。怎樣取捨是一難題，幾番考慮之下，我最後還是決定全部保留，呈現他一路走來最真實的原貌。掃描的工作很不容易，因為許多手稿的稿紙太舊，在機器上很難順利處理，必須先一張張拷貝後再掃描，拷貝可費了不少功夫。種種意想不到的問題，都成了很大的困惑，好在有姪兒在

百忙中抽空，為我解決了一個個難題。

民信的文稿，初期以關於南北朝、唐、吐谷渾的較多，之後宋、遼、金、元都有涉獵，晚期則以高麗和西夏為主。其中，從幾千字、幾萬字，到幾十萬字的文章皆有。他寫作，只為了有感而作，自得其樂。因為論文主題不是熱門的研究，在期刊雜誌上發表則受限於篇幅，因而許多文稿雖已完成多時，卻沒有機會刊出。

2009年10月回臺，我把掃描好的光碟交給臺大圖書館。感謝陳雪華館長的支持，將民信的研究光碟製作成《王民信先生中國邊疆史研究合集》的紀念光碟，加以保存，並提供圖書館讀者查詢利用。10月下旬，前臺大圖書館館長、現任臺大出版中心主任的項潔教授表示，臺大出版中心會從民信的文稿裡選出若干篇論文，找人打字，並於2010年底前完成出版兩本論文集，即《王民信遼史研究論文集》、《王民信高麗史研究論文集》。知道這消息，我喜出望外，真的不敢相信，民信辭世快五年，終於有他的研究出版了，也擱下了四年多來心中的一大牽掛。著作能出版，應該是民信最大的心願，也是我深切的盼望。

本書能夠出版，得到多方人士的熱忱幫忙。除了陳館長、項主任之外，在此要特別感謝黃寬重先生、徐秉愉女士，耐心細讀並挑選出輯成這兩本書的論文。另也要感謝韓竹平、梁君卿、周利玲、黃呈祥諸位，以及許許多多疼惜民信、關心民信的親朋好友。上蒼的厚愛和朋友們的熱忱付出，我將永銘於心。

潘珊豪

2010年8月

出版緣起

王民信先生（1928-2005），出生於重慶市，1955年畢業於臺大歷史系，自1957年起在臺灣大學圖書館服務。他由館員而分館股長而總館主任，後又擔任文學院聯合圖書館分館主任，一直到1989年退休，前後共歷三十二寒暑，可謂大半生均奉獻給臺大圖書館。其間，他曾規劃臺大圖書館的管理方式，由原來的閉架式改為開架式，全校師生因而得以在圖書館一排排的書架間穿梭，在尋覓知識的過程中多了一份「發現」的樂趣。

在工作崗位上，王民信是大學圖書館「書的管理者」，然而他於管理書籍之餘，數十年來研究、撰述從未稍停過。王民信早年師從遼金元史大家姚從吾，也曾受教於札奇斯欽，其撰述的論文發表在多種中外學術刊物上。

2005年7月，王民信因病去世，所遺藏書及文稿由王夫人潘珊豪女士悉數捐贈臺大圖書館。其中文稿部分，包括已刊、未刊稿，粗估字數竟多達近六百萬。由這個驚人的數字，可以想見王民信生前讀書寫作用心之專，也更讓人欽佩他畢生追求學問那種鍥而不捨的精神。六百萬字的文稿，正是他一生讀書、研究的證明，曾永義教授如此描述：王民信一生均在管書、讀書、著書中度過，堪稱是「以書為志業的人」。近六百萬字的王民信文稿，都由王夫人逐頁掃描成電子圖檔。這是份費時耗力的工作。2009年底，臺大圖書館將這份文稿的電子圖檔製作成《王民信先生中

國邊疆史研究合集》紀念光碟，以利保存，並供圖書館讀者查詢利用。同時，臺大出版中心也決定從王民信文稿中選取部分主題，再從該主題下挑選出重要論文集結成書，預定在 2010 年年底出版發行。

原先只知王民信的研究領域是以中國的「邊疆」、西夏史為主，但當我們真正開始細看其遺稿書目時，才發現其論文不但數量龐大，而且領域亦廣，涵蓋唐、吐谷渾、遼、西夏、金、元、高麗、宋、琉球、五代等，另還有一些因數量零星而歸在「其他」類。在諮詢過學者專家後，我們選了高麗史及遼史兩個主題，計劃編輯成《王民信高麗史研究論文集》和《王民信遼史研究論文集》兩本書。接著，我們請黃寬重、徐秉愉兩位教授分別就高麗史與遼史主題中，挑選出重要論文若干篇。出版中心將這些挑選出的論文，依據原刊期刊圖檔或作者手稿圖檔進行打字，再核校打字稿，然後才進入一般的編輯印製流程。因紙本書有篇幅之限，最後《王民信高麗史研究論文集》一書收錄論文十二篇；《王民信遼史研究論文集》則收錄論文十八篇。

從王民信遺稿目錄看，高麗史方面的研究論文（包括已刊與未刊），共有三十四篇，約五十四萬字。本書收錄的十二篇論文中，九篇曾刊載於期刊或曾收錄於書籍中，如《中韓關係史論文集》、《百濟研究》、《韓國學報》、《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其中最早一篇刊於 1983 年，最晚一篇刊於 1993 年。另有三篇未刊稿，是依王民信的手稿排印，編輯只能從辨認作者手跡開始，手稿中偶有正文、注文缺字，或作者尚未完成的情況，皆予保留原樣。本書闕失之處，勢所難免，還請諸位方家指正。

本書所收論文，主題多元，長短不一，多屬作者善長之考證文章，其中尤以篇幅最大、多達 120 頁的〈高麗與契丹關係研究〉一文最為重要，主要參考引用的一手史料為《高麗史》、《三國史記》等。這篇文章的份量，可算是一本「小書」了，對當時高麗與契丹的關係提供了極為完整的論述。我相信，本書各篇論文對今日的高麗史研究而言，仍深具參考價值。

在本書出版之際，除了感謝黃寬重及徐秉愉兩位教授在選稿上的專業熱忱外，也要謝謝臺大圖書館的韓竹平編纂及採訪、特藏組同仁在協助王民信資料入藏及整理上的辛勞；更要向王夫人致上無限敬意，沒有她將六百萬字的文稿一頁頁收集、整理、掃描，就不可能有本書的出版。同時，我也期盼讀者能透過本書，感受王民信數十年做學問的堅持。王民信孜孜於讀書之樂、研究之趣，那種為做學問而做學問的平實精神，在當今之世尤值得我們欽佩。

臺大出版中心主任

項潔

2010 年 11 月

目 錄

序言	iii
出版緣起	vii
蒙古入侵高麗與蒙麗聯軍征日	1
高麗王朝對遼金元初興時的「拒」與「和」	63
高麗與契丹關係研究	79
高麗女真與曷懶甸事件	191
江華島 —— 高麗逃避蒙古的臨時首都 (1232-1259) ...	223
高麗史女真三十姓部落考	247
百濟始祖「仇台」考	285
李昉《檀君世紀》及其儒學思想	303
淵泉先生《東史世家》	327
朝鮮重刊四卷本《唐詩鼓吹》	341
百濟的農業	363
高麗王「筵宴」雜記	389

蒙古入侵高麗與蒙麗聯軍征日

一、緒言

西元九一八年，王建竄起於群雄割據的朝鮮半島，至九三六年一舉而統一三韓，創建高麗王朝，命中註定了要接受其西北方來的挑戰，¹ 因為，在其西北方相繼而興的契丹、女真、蒙古民族，有如黃海裡所掀起的狂風巨浪，一波一波的拍打著朝鮮半島，高麗的存亡實面臨考驗。

在高麗未興起前，朝鮮半島西方原是李淵及其子嗣所建的大唐帝國（618-907）。當帝國強盛的時候，「天可汗」的威名有如「核子傘」，曾震懾了四夷，也在大唐文化的薰染下，於今日中國的遼寧、吉林省境，培植了一個類似唐文化的「渤海國」（711-926）。然而，胡兒安祿山兵起漁陽，唐帝國內掀起了一陣紛亂，之後，是長時期的不穩定，「天可汗」再也不足以綏服四夷，長城以北的塞外及帝國西陲的各民族，紛紛蠢動，並四向發展，威脅唐帝國，也迫害其鄰國。

變化得最快速而又多端的，應是塞北的民族，突厥之後是回紇，其活動有如大風，威力不算很強，刮過之後，或遠逸、或消逝在沙漠裡，難以覓其蹤影。接踵而起的是契丹民族，他的肆

1 李丙燾，《韓國史大觀》（中文版正中書局出版）第三編〈中世史〉「總說」謂：「高麗朝的歷史，即為其北方塞外民族的鬥爭史」。此塞外民族即指契丹（遼）、女真（金）、蒙古（元）等而言。

虐，近似颱風的滯留，不但久久不去，更加大了暴風半徑，直接構成鄰國的傷害，「渤海國」的摧滅，應是最具體的說明。

「渤海」，高麗的鄰國，九二六年為契丹所滅時，麗王王建「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，忽生疑貳，背盟殄滅」，目「契丹是禽獸之國」，² 恥與為鄰，未幾，契丹以其強大的武力綏服高麗，³ 不但強其臣服，更強制其與宋朝斷絕關係。⁴ 好不容易熬過了一百多年，⁵ 遼帝國瓦解了，但是，在緊鄰高麗的北邊，又竄出來一個女真民族。昔日役屬於高麗，或為高麗目為「蕃」或「東蕃」的女真，一朝翦滅了遼朝，高麗也不得不承認既成的事實，向「蕃」稱臣⁶ 了。

再經過了一個多世紀，女真統治下的遼東，又掀起了一股反抗的浪潮，反抗者是契丹遺民，其動機或許是基於復讐的心理。⁷ 彼等敢於反抗，其主要支柱是有了新的外援。⁸ 至於引發反抗的直接導火線，則是統治者對他們的懷疑與監視。⁹

2 《高麗史·太祖世家》二五年、二六年。

3 九九三年，遼蕭恆德領兵八十萬伐高麗，一〇一〇年遼聖宗御駕親征，即是藉武力以達綏服之目的。其後二國間訂和約，高麗是「上表」「稱藩納貢」。

4 遼麗和戰過程中，遼以高麗「越海事宋」為藉口而興兵，以「絕宋」條件為和談要點。

5 九九三年蕭恆德領兵入侵高麗至遼亡，凡一百三十餘年。

6 《高麗史·睿宗世家》四年(1109)以烏雅束所遣「裏弗史顯」為「東蕃使」。又《仁宗世家》四年(1126)三月辛卯：「召百官議事金可否？皆言不可。獨李資謙、拓俊京曰：金昔為小國，事遼及我，今既暴興，滅遼與宋，政修兵強，日以強大。又與我境壤相接，勢不得不事。且以小事大，先王之道，宜先遣使聘問。從之」。同年四月丁未，遣鄭應文等如金「稱臣」。

7 《元史》卷一四九〈移剌捏兒傳〉，「聞太祖舉兵，私語所親曰：為國復讐，此其時也」。參閱札奇斯欽〈契丹對女真統治的反抗〉文（《趙鐵寒先生紀念論文集》內）。

8 此外援即「蒙古」。當蒙古兵之來也，彼等樂於歸附，似有如大旱之望雲霓然。

9 《元史》卷一四九〈耶律留哥傳〉，「太祖起兵朔方，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，下令遼民一戶，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」。

一二〇六年，蒙古鐵木真「大會諸王群臣，建九旂白旗，即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」，¹⁰ 整個世界，遂隨著成吉思汗鐵騎的奔馳而運轉，假如將蒙古的崛起比喻是颶風，這狂颶的風眼就是盯住在成吉思汗的身上。颶風所產生的地點，或許是在乾燥的沙漠地帶，其移動就特別需要水份的滋養，無疑的，被鐵騎蹂躪下死難人們的血液，就是補給颶風的營養。在另一方面來說，對那些曾被長期統制下的苦難人們，成吉思汗之所向，似又是希望之所寄。¹¹

成吉思汗揮兵西進撻伐西域諸國，¹² 亦策馬南下冀圖翦滅女真金國。故《金史·衛紹王紀》留有「大元太祖法天啟運聖武帝皇帝來征」的事實，時間是在大安三年（1211）中的四月。¹³ 金主自顧不暇之際，契丹遺民挾起反抗大旗於遼東，倒戈以迎蒙古。是時也，未伐一矢，蒙古即得地「數千里」，¹⁴ 民心的向背，由是洞悉。

遼東亂初起，金主嘗遣胡沙領兵以討，為耶律留哥所敗，¹⁵ 事後金主採用招撫，¹⁶ 似未發生作用。金主復遣青狗誘留哥降，結果，青狗反降於蒙古，金主大怒，遂遣蒲鮮萬奴率

10 《元史·太祖紀》元年。

11 馮承鈞譯法人格魯賽Rene Grousset《蒙古史略》（商務印書館印行）稱「哲別不費兵力而入八剌沙袞、合失合兒Kasgar也里度Yarkand斡端Khotan諸城之人，皆視蒙古如同解其倒懸之人」。契丹遺民之來歸，理應如是。

12 參閱馮承鈞譯，《多桑蒙古史》（商務印書館印行）。

13 《金史》卷一三〈衛紹王紀〉。

14 《元史》卷一五〇〈石抹也先傳〉，「聞太祖起朔方，匹馬來歸，首言東京為金開基之地，蕩其根本，中原可傳檄而定也。太祖悅。命從太師國王木華黎取東京…。不費一矢，得地數千里，戶十萬八千，兵十萬……」。

15 《元史》卷一四九〈耶律留哥傳〉。胡沙，箭內亘以為即「承裕」（陳捷等譯氏著〈元代經略東北〉）（商務印書館印行）之《成吉思汗經略滿州之研究》）。

16 《金史》卷一三〈衛紹王紀〉至寧元年（1213）二月。

兵四十萬以征留哥，敗績。未幾，留哥歸元，¹⁷ 萬奴亦私自僭號於東京，國號「大真」，¹⁸ 之後，契丹遣民耶廝不、金山、統古與、咸舍相繼稱王，¹⁹ 蒙古藉弭亂為由，兵介遼東，更長驅直入朝鮮半島。

從前，與高麗毗鄰的是契丹（遼），是女真（金），現在則是蒙古（元），是禍？是福？

二、蒙古勢力進入高麗與強迫訂兄弟盟

韓國中世史是以「王氏高麗王朝」的起迄為中心²⁰ 而此王朝的歷史，韓國學人復將其分為四個時期，且各具特色，²¹ 即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（一）太祖——靖宗 | 再統一、再組織期 |
| （二）文宗——睿宗 | 興隆期（黃金期） |
| （三）仁宗——元宗 | 變亂期（內亂、外寇） |
| （四）忠烈王——恭讓王 | 衰弱期 |

17 《元史》卷一四九〈耶律留哥傳〉。

18 《金史》卷一四〈宣宗紀〉貞祐三年（1215）十月，「遼東賊蒲鮮萬奴僭號，改元『天泰』。」《元史·太祖紀》十年十月，「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，僭稱天王，國號大真，改元天泰」。《高麗史·高宗世家》同。箭內互以為萬奴之國在「貞祐三年之春」，國號「東真」。李丙燾《韓國史大觀》亦持此說。按：萬奴最先所用國號應是「大真」，即「大女真」國意。《元史·太祖紀》，「十一年（1216）十月：蒲鮮萬奴降，以其子帖哥入侍。既而復叛，僭稱東夏」，「東夏」應是「東真」（箭內互持此說），即「東女真」國意。猶如遼朝入皇王倍的「東丹國」然。若稱「東夏」，實無多大意義。

19 《元史·耶律留哥傳》，「自乙亥（1215）歲留哥北覲，遼東反覆，耶廝不僭號七十餘日，金山二年，統古與、咸舍亦近二年。至己卯（1219）春，留哥復定之」。

20 參閱李迺揚，《韓國通史》（中文版學生出版社印行）第二編；李丙燾，《韓國史大觀》第三編及其《韓國史》中世篇。

21 李丙燾，《韓國史大觀》第三編〈中世史（高麗朝）〉總說。

很不幸的，這四個時段裡，都遭遇到域外來的強大壓力。假如說「王氏高麗王朝」未能在韓國的歷史上，留下一段輝煌的極盛，或小康的局面，並不為過。因為，「外患」的頻仍，再加上「內政」的不修，高麗王朝怎能不弱？怎能不衰？

外寇之初臨也，僅僅是戰場上兵卒之一來一往，失利時，媾和、納貢、稱臣即可了事，與契丹的交往如此，與女真的交往亦復如此。等到蒙古勢力進入後，高麗王室的地位有所改變，行政難免會受到干預。這，顯然是王朝的創建者王建所未始料及的。人世的滄桑，怎不令人感歎！

高麗王王暉在位的第三年（1216），金國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僭稱天王，建國號，²² 閏七月丙戌，麗國北界兵馬使得到「金東京總管府奉聖旨移牒」，²³ 立即轉呈王京。其牒文主要內容有：

- （一）昔有韃靼恃兇入京，已與大軍年前講好去訖（蒙古事）。
- （二）契丹嘯聚，蠹耗邊方，殺戮我生靈，焚燒我倉廩（遼東契丹遺民滋事）。
- （三）叛賊（蒲鮮）萬奴棄一方之重委，忘皇國之大恩，用心不臧，為天不祐。近被隆安府行省移刺全舉大軍征討（討叛逆蒲鮮萬奴事）。
- （四）此賊失利，捨貴邦以何之？若或過界，嚴設除虞（提醒麗國，嚴為提防叛賊之入境）。
- （五）契丹餘寇僭犯婆速境，自今已遣大軍進討（討契丹亂民事）。

22 參閱註18。

23 《高麗史·高宗世家》三年閏七月丙戌條載有全文。

(六) 諸道大軍闕誤糧食，移牒「借糧儲馬匹」(借糧馬事)。

當然，牒文的主旨是「借糧儲馬匹」。至於叛賊失利會逃入高麗，亦非危言聳聽，蓋昔日渤海之亡於遼，契丹之亡於金，均曾有人逃入麗境避難。惟昔日的逃難是「攜家帶眷」，今日的逃難雖亦帶眷，但更主要的是「攜械」集體強制進入。無疑的，對於高麗境內的治安有很大的影響。

契丹遺民闖入麗境，是在蒲鮮萬奴僭號自立的那年八月，高麗史稱「契丹遺種金山、金始二王子遣其將鵠兒、乞奴二人引兵數萬渡鴨綠江，侵寧朔（今義州永山市）、定戎（今義州松山里）之境」。麗王以盧元純、吳應富、金就礪等至朝陽鎮禦之。²⁴ 契丹遺民渡江後，「自義州至平壤之間，沿道諸州及附近諸城邑，概被焚掠。是年末，屠黃州城、西京（即平壤）亦危」。²⁵ 次年（1217），「南劫國都開城，陷東州（今鐵原）、原州、走溟州（今江陵），復入登州（今安邊），轉經咸州（今咸興）而入女真境。主力軍拔據江東城（今平壤東南）」，²⁶ 或「掠城外財谷畜產」，或「悉取禾谷牛馬」，大約今朝鮮半島北緯三十七度線以北，均為契丹遺民燒殺、擄掠之範圍。²⁷ 或許由於高麗無法弭平契丹遺民之騷擾，因此，蒙古兵入朝鮮半島，顯

24 李齊賢，《益齋集》六〈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贈諡威烈公金公（就礪）行軍記〉云：「二王子席卷而東，請地及糧于我，我不許。二主子因有窺窬之心，又挾斯憾，使鵠兒、乞奴引兵數萬渡江，妻子皆以自隨，由鎮戎、寧朔趨阿史川。我三軍至朝陽鎮……禦之」。又《高麗史·高宗世家》三年八月乙丑、己巳條，《元史·高麗傳》均可參考。

25 此引陳捷等譯箭內互《蒙古經略高麗》（即《元代經略東北考》之一節）之譯文。

26 《高麗史·高宗世家》四年記載。

27 其殺燒擄掠之情形，參閱《高麗史·高宗世家》三年、四年記事。同書卷一〇三〈金就礪傳〉、〈趙沖傳〉。